

大河之北

源流篇(上) 河北人文地理解读

【阅读提示】

“人猿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用短短十几个字，凝练地概括了人类进化的漫漫长路。

河北，正是讲述百万年东方人类发展故事的最好样本之一。

位于河北平原的泥河湾遗址群，是世界上旧石器遗址最密集、时间跨度最大的遗址群之一，是“东方人类的故乡”，旧石器考古的圣地。

散布于河北各地的新石器遗址，则透视出“万花筒”般绚烂的文化，是中华文明启步之初“满天星斗”格局的地域缩影。

河北，还有中国北方迄今发现最古老的陶器残片，有黄河流域最早的植粟地，有颇具“城市规划”思想的“燕赵史前村”，有兼具多种雕刻技法的最古老、最完整的陶面具……

生活在河北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怎样走过茹毛饮血的征程，推开文明世界的大门？

刊名题字/韩羽

人猿揖别

东方人类的故乡

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

2020年9月5日傍晚，阳原县大田洼乡油房村石沟遗址工作站。

白日有左手拿电动手铲，右手拿小毛刷，在一块犀牛腿骨化石表面铲铲、刷刷，清理化石上的杂质。

61岁的白日有，是大田洼乡岑家湾村村民。除了农民，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阳原旧石器考古技工。

作为一名技工，他从事考古已29年，参与了省内十几个旧石器遗址的勘探、发掘。如今，包括后期动物化石清理、石器整理和拼接，他都能做。

阳原，有全国唯一一支旧石器农民考古技工队伍。老中青三代，十几人，全国很多重要的旧石器遗址，都是他们发现的。

一个县能培养一支全国考古界闻名的农民技工队伍，追根溯源，是因为旧石器考古圣地——泥河湾的存在。

- 距今176万年，马圈沟遗址。
- 距今136万年，小长梁遗址。
- 距今110万年，东谷坨遗址。
- 距今78万年，马梁遗址。
- 距今39万年，后沟遗址。
- 距今10万年-7万年，侯家窑-许家窑遗址。
- 距今7.8万年，板井子遗址。
- 距今4万年，西白马营遗址。
- 距今1.4万年，于家沟遗址。
- 距今1.2万年，马鞍山遗址。

它们，都位于东西长60余公里，南北宽10余公里的阳原泥河湾遗址群——一百多万年前，泥河湾已经有远古人类活动。

2020年9月5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站在遗址公园一处山梁上，向东、西、北三面远眺，千沟万壑，山梁纵横交错。这是泥河湾典型的景观。

遥望东北方向的山坳，能看见一座小村庄。它，就是泥河湾旧石器传奇故事的起点，泥河湾村。

1921年，泥河湾村天主教堂神父文森特响应北疆博物院(今天津自然博物馆)创始人桑志华呼吁，在泥河湾村附近进行地质考察，发现了双壳蚌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

1924年，英国学者巴尔博到泥河湾村附近进行地质考察，将含有这些化石的地层命名为泥河湾层。

自此，泥河湾考古序幕徐徐拉开。大约250万年前，泥河湾地区发生沉降，成为盆地，河水汇聚形成“泥河湾古湖”，它面积最大时达9000平方公里，占据了今天阳原县全部、蔚县的一部分和山西省大同、朔州的一部分。

大湖四面环山，烟波浩渺。岸上气候温暖潮湿，有辽阔的草原、高耸的山峰，可谓动植物和远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天堂。

直到距今七八万年前，“泥河湾古湖”逐渐

干涸，变成“泥河湾盆地”。

“从泥河湾盆地发现动物化石起，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悬而未决，那就是这里有没有古人类。”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院院长谢飞说。

突破，发生在1965年。

这一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太原工作站考古工作者王泽义，在盆地中部的虎头梁村附近，发现了泥河湾第一件石器。石器加工精致，距今大约1万年。

“泥河湾”与“古人类”真正联系在一起。

“虎头梁遗址文化时代属于旧石器晚期偏晚阶段至新石器早期，尽管年代较晚，但追溯泥河湾原始人类的大门就此叩开了。”谢飞说。

那么，更早的古人类呢？

1980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贾兰坡看到了一批从泥河湾送到北京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这位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用这两个字形容其感受——“惊奇”。

贾兰坡看中的，是这些石制品的简单粗糙，类型单一，这意味着“年代古老”。

它们来自阳原县大田洼乡官厅村西北的台地，是两年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汤英俊、李毅等人发现的。

最终，通过地质测年技术证实，官厅村西北台地发现的这处小长梁遗址距今超过100万年，达到136万年。

在此之前，中国发现的百万年以上文化遗址只有两处，云南元谋人遗址(距今170万年)和陕西西安蓝田猿人遗址(距今110万年)。

小长梁遗址，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更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发展，人类对自身起源、迁徙等重大命题的探讨日益迫切，小长梁遗址年代古老、文化丰富，恰巧处在人类进化的这些重大命题的关键节点上。

一时间，中国乃至全球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目光都聚焦在以小长梁遗址为代表的泥河湾，人们相信，泥河湾还会有新的发现。

找到石器里隐藏的秘密

2001年9月，在阳原马圈沟遗址领队考古发掘的谢飞，在清理到遗址第三文化层时，看到了“神奇”的一幕：

一根长约20厘米的大象肋骨上，不仅清晰地保留着被石器砍砸、刮削的痕迹，而且有一枚小型片状石器，刚好卡在肋骨缝隙里。

这一场景记录了176万年前，泥河湾的古人类吸髓敲骨的一个瞬间。

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日常”，在这样的“组合”里，变得具体生动。

马圈沟遗址，位于阳原县大田洼乡岑家湾村西南，遗址共发现7个文化层，其中第三文化层是古人类进食的生活遗迹。

探方内遗物密集，以象的骨骼为主，骨骼分布集中而无序，中间散落着一些石核、石片、刮削器等“餐具”。另有3件石锤在外围分布，

这是用来制造“餐具”的工具。

“很多动物骨骼上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痕迹，显然，古人类集体围捕了一只大象，然后在这里用石器刮削象骨，分食象肉。”谢飞形象地称之为古人类的“大象餐桌”。

人们对泥河湾的寄望没有落空，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面世，是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此后，马圈沟第四、五、六文化层数百件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相继出土，泥河湾古人类活动的历史，一下推进到距今176万年。

马圈沟遗址成为迄今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的旧石器遗址，是东方人类最古老的生存证据。

考古工作者能够穿越时空“围观”176万年前古人类的“一顿饭”，主要功劳当归石器。石器时代，分为新、旧两段。“旧石器时代”十分漫长，为距今300万年到1万年，这一时期古人类只会以石击石、打制石器。

旧石器考古，首先是找到这些经过古人类打制的石头，它们记录着古人类的故事。

2020年9月5日下午，阳原县大田洼乡东谷坨村北。

阳原县文物保管所原所长成胜泉在前方带路，我们要前往一处正在发掘的考古工地——距今大约39万年的后沟遗址。

所谓的路，其实已被野草遮掩，深一脚浅一脚踩下去，草里的飞虫随之飞起。

走下一处陡坡，再转过一个大弯，路延伸到一面陡坡上，坡上踩出一连串土台阶，每级仅可容两只脚。

经过一番跋涉，后沟遗址到了。后沟遗址位于山梁的“腰”上。现场，七八位技工正在拿着铁锹、手铲、毛刷“刮地皮”。

脚下，是坚硬、平整的发掘面，大约五六平方米，用白线拉成1米乘1米的探方。

“5厘米厚算一层，一层一层刮，一直刮到没有人类活动的生土为止。”成胜泉抬头向上指指，“切开”的山体，已经有三层楼高。

蹲下来凑近地面看，“长”在地上的石制品“新鲜出炉”，还未被移动。

石制品不少，大的差不多拳头大小，小的、碎的只有瓜子大小，有石锤、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每一件顶部都用记号笔标出指北的箭头。提取前，考古工作者还要拍照、测海拔和经纬度，记录位置信息。

泥河湾的旧石器遗址，绝大多数是像后沟遗址这样，一点点发掘出来的。

如今，泥河湾已经发现旧石器遗址200多处，时间跨度170多万，出土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石器数万件。

“这样兼具数量规模和时间纵深的旧石器遗址群，全世界独一无二。”谢飞说。

新的考古研究，不仅要找到石制品，证明有古人类活动，还要分析其加工技术，弄清石器是怎么打制的。

2020年6月22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6楼，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实验室。

实验室的中央，一张大木桌，靠墙排着货架。桌上、架子上，大大小小的白色收纳盒，分门别类盛放着泥河湾出土的石制品。

“一块天然石块经过打制碎成几部分，有的成为石器，有的就是边角料，统称为石制

品。我们重新拼起来，逆推当时打制的过程。”谢飞拿起岑家湾遗址一组由10件石制品合成的石块，让记者逐个细看。

每一块石头上，都有一个或多个打击点，断裂面上有不规则的放射纹理。

这些石块最初被分在一组，是因为出土位置相近，质地、颜色、结构、构造、包含物等相似。

“我们不知道石块的原始形状，也不知道遗失了多少，而且每个石块又有多个断面，要拼合，需要很强的观察力、想象力和耐心。”谢飞说。

通过石制品拼合研究，能看出古人类在原料选择、打制方式和加工修理工序上的偏好，找到不同时期石器打制技术的特征和演变规律。

中国最早的石制品拼合研究，就是从泥河湾岑家湾遗址开始的。

岑家湾遗址，距今110万年，在1986年的发掘中出土了897件石制品标本，因为数量较多，被称为古人类石器“加工厂”。

1990—1991年，谢飞等人对岑家湾的石制品进行筛选，确定了131件可拼合石制品标本，分成了49个拼合组。

最终有19件可以拼合，拼合率为14.5%。“拼合率之高出人意料，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同时期遗址中都是罕见的。”谢飞至今提起，依然很兴奋。

此后，岑家湾遗址石制品拼合随着发掘持续进行。最终，1383件标本，有462件成功拼合，拼合率高达33.4%。

其中一块天然石块，由30余件石制品拼合而成，几乎复原了石块原貌。

如今，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拼合技术研究已经世界领先。

围绕石制品加工技术分析研究，近些年又有了新的科学方法。

2020年10月20日，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实验中心石器分析室。

副教授赵海龙戴好橡胶手套，将一件自己新近打制并使用过的石器轻轻放到超景深显微镜的载物台上，调整好显微镜焦距，让记者通过显示器观看。

这是石器的微观世界，肉眼看到的凹凸不平的石器表面在这里被放大到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借助不同角度的光线，石器刃口处的崩疤、磨痕、擦痕直观可见。

这是旧石器考古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石器微痕考古。

不同器物上的这些划痕和磨痕是赵海龙带着学生到野外时刮过千余次带肉的牛、羊骨留下的。除了兽骨，他们还会用石器刮竹片、木棍、兽皮，将留下的痕迹与出土石器上的痕迹进行对照，由此推断石器的用途和使用场景。

2014年起，作为河北省考古学的重要教研基地，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开设了石器实验考古课程，并购置了数台高精的显微镜用于教学与科研。

“不会制作石器就不能深入理解石器，不理解石器就无法理解古人类。石器中藏着古人类生产、生活、思考方式的众多信息，是古人类活动的‘证人’。”赵海龙说，破译它，才能解读古人类的故事。

(下转第十版)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分布示意图。河北日报资料片



采访/记者 李冬云 朱艳冰
执笔/记者 李冬云



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视觉中国供图